

牧齋初學集

一七

牧齋初學集
PDC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天子命推擇
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
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廬兒戌卒
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
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
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
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

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
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爲可嘆也公舉萬曆
丙辰科進士繇戶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
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
綦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
璉朝著歎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
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
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公侃侃舉其職不少
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
廉辨彊直人才物論儲峙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不可爲矣公居潼華閒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壅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杞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畱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兇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僸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

志賊旣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
公守石城門叅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
非嘗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
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旣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
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
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呼憤莫有應
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
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
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
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僇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璫過關門者倉皇出餞畱連涕泣奄聞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賣公以媚長垣久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扉不如劉郎之縲紲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公生平連蹇仕宦實以黨論之故此天子知公且大用矣而一昔彊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乎抑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質行信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煢獨周恤振救死生

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
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
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
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泲之
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沔縣
父諱振基戶科給事中外轉山東僉事今上
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銜母覃暨前母劉俱封
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
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驤爲後一女適朝
邑周雯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邸舍悲余之蒙難而傷其不能相明也公方駸
駸向用若有閔默不自得者徒以余故也其何
忍不銘銘曰

太華削成兮潼關屹然是生偉人兮枝柱金天
河流奔騰兮衝關却阻展如之人兮排冓齟齬
是父是子兮兆域相望元氣熊熊兮浮薄華陽
河水南流兮潼水東迴千秋萬世兮孰塞我悲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

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
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閒執其一二

瑕疵者以相詆譎指清議爲橫議陰護其所扶
謫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間其說始
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
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
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讜議羣驚且恚聚
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
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 神 熹之際東林之
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
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
也公諱茂才字叅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

高祖諱昌曾祖諱芮祖諱謨世有潛德謨生聯
娶許氏而生公公面目清削不苟訾笑體骨稜
層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舉萬
曆己丑進士選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京工部
權關蕪湖盡革它稅不名一錢胥吏以嘗例爲
請公爲俚語訶之曰勿多言左右排列金剛檯
我不動矣已事上美金數千奏疏曰久旱而得
通故有美金請不爲例且進美非臣志也 神
廟嘆嘉賜白金松布以旌異焉改吏部郎中再
請告歸久之起禮部郎中歷陞尚寶司司丞少

卿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僕寺少卿始一出家
居十五年矣又七年起大僕寺少卿改太嘗寺
少卿皆不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甫三月請致
仕公仕宦強半在南什九在告布衣蔬食食淡
攻苦有堂三楹不施丹牖安人老矣躬親紡織
青燈白髮熒熒丙夜其肥遯苦節雖小夫稚子
無閒言也當言官與公爲難盛氣奮筆爭欲有
加于公問影吠聲描頭畫角已不遺餘力然終
不能毀公之廉以爲貪而訾公之恬以爲躁至
于今衡門如故子姓蕭然雖夙昔操戈向公者

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
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
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已感民彝痛
國是是是非非如風檣弦矢觸而必發豈有意
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閹禍將作急流勇退
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
子緹騎邏卒交跡於道不少鯁避人始知公非
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
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
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壙
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沒後之五年十月與
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
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竑禾薛憲伯
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 賜祭葬乃
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
卓然稱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

居官三十年泊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
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巾東歸虛堂隱几顚然
真氣沒而不死我饒銘詩用勵頑鄙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

特贈太僕寺少

卿姬公墓誌銘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
之九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
撫臣趙彥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
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蔭一子入監四年
二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四年崇禎戊寅
任子琨官刑部河南司主事奉 熹宗朝詔令
所司覆奏簡牘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
益于請室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

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
以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
十有二其蒞滕壬戌四月下旬也奔走叅謁未
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
公徒步叫號從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
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
者延綏巡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
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
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復爲良民其可乎
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腹乘墉

大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謹呼羅
拜俄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
柳韓也賊憤盈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
八日也公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搏公裂
其冠裳以銀鐺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
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
可爲詩八章書于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
顯炤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二十一日之
夕也顯炤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瘞
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顯

炤索印顯炤以印予父國臣以遺狀予妻之父
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詔卹公也并
錄顯炤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
卒以賄免嗚呼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
人之邑率數十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
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勸行也可以走
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之
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
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志忠
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教戰仁也是公之三大